

## 世相漫议

## 我们为什么热衷傍“名人名言”？

杜浩

近日,演员马思纯因晒出对于张爱玲《第一炉香》一知半解式的离题读后感,而被网友发现其几次三番错用张爱玲语录。一时间,网络上掀起一股名人语录打假风。诸如“你还不来,我怎敢老去”“人生太长,我们怕寂寞,人生太短,我们怕来不及”“海上月是天上月,眼前人是心上人。向来心是看客心,奈何人是剧中人”等深情款款又措辞精致的短句,都是网友们抖出的张爱玲高频“假语录”……(见1月10日《文汇报》)

这种“新文艺腔”的伪名人名言泛滥,是应该引起关注的一种网络文化现象。纵览如今的网络文化空间,这种假托名人之举,可说非常多见。不止张爱玲“躺枪”,鲁迅、杨绛、林徽因、莫言、麦家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少名家都“难逃此劫”——活跃在朋友圈打着他们名号的“漂亮话”,很多都是张冠李戴。

2016年杨绛辞世后,人们在朋友圈争相转发“杨绛语录”以表缅怀之情。其中,很多人转发的都是这样一句: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:人生最美丽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: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辟谣,人们才知道,所谓“杨绛语录”,出自一篇手书体的《百岁感言》,其文句多半是由网友仿造而成。

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,演员舒淇曾在其微博分享了“莫言小说里最深刻的十句话”,其中不乏“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”“人生没有彩排,每天都是现场直播”这样一眼便可拆穿的伪名言。还有一首名为《你若懂我,该有多好》的小诗在网

上热传,被称为“莫言最美的诗””;这首诗在网上曾以“余秋雨作品”的名义出现过,莫言获诺奖后又变成了莫言的作品,显然是缺乏可信度的。

此外,假借白岩松、李开复等人之口的伪名人名言并非少数,甚至杜撰的一些外国作家、诗人、企业家的“假语录”也是满天飞。在伪造零成本的情况下,网上这些虚假的名人的名言、警句、语录,无疑使得网络文化公信力再一次受到考验。

为什么会毫无顾忌地利用名人的身份、名声进行文化造假?西班牙作家恩里克·比拉-马塔斯说得对:“有时候想出一句妙句,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没有分量,就假装这是莎士比亚说的,大家都觉得这果然是一句妙句然后广为传播。”这可谓是对我们热衷于傍“名人名言”的心理的绝妙注解。

其实,这还与我们的文化环境和流行文化的风气有很大关系。如今,在消费文化原则的指导下、在商业利益的诉求下,影视剧生产制作、图书出版、歌曲创作、文学创作等领域中,抄袭、盗版、山寨、代笔等种种造假行为,甚是猖獗,不仅凸显文化原创力的匮乏,更败坏了创作的风气、文化的品质。

盗用名人之名,以行一己私利,是不能容忍的文化造假、欺骗行为。这种文化造假,是对名人署名权的严重侵犯,伤害了名人的声誉,损害了网络的公信力。这给予我们的警觉就是,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纷乱芜杂的时代,公众需要提高自己的明辨能力,对那些所谓流行的、热点的东西,不盲从、不轻信;作为文化媒体也有责任厘清事实,传播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、更真实的资讯信息。

## 不看他的朋友圈

马亚伟

微信有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功能,我悄悄地屏蔽了几个微友的朋友圈。

小萌是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,我们不算特别熟,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跟彼此共同的好友来一次大聚会,很快就混成了“貌似好友”。她很喜欢在朋友圈炫耀,什么名牌化妆品、包包之类的,还有她为孩子买的名牌服装。可这样一个生活档次“高大上”的人,却非常喜欢在朋友圈转发各种店家的广告,转发五次有赠品或优惠等等。我的手机经常被她转发的商家广告刷屏,后来我忍无可忍,果断使用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功能。

小李是我的同事,他每天必发N条朋友圈,有时一连十几条全都是他发的。他堂堂一个大男人,每天都在发很多无病呻吟、伤春悲秋、无聊酸文。同样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我选择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。

小徐与我同住一个小区,是跑保险的,我为孩子买保险的时候认识她的。毫无疑问,她朋友圈大部分都是保险内容,而且每天必发多条。不仅如此,她还时不时就会在微信上微我一下,发的当然还是保险内容,过一会再发一条说明:“群发的,打扰了,可忽略!”在我看来,她这条明明是在提醒我,千万不要忽略哦!拉黑她显得不礼貌,但我总得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吧,于是我点了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。

还有一些人,交情并不深,不知怎么成了微友。他们有的毫无节制地各种晒,有的无比张扬地各种炫。有时候,感觉这些人未免太不善良了,有句话说的是,善良就是在穷人面前炫富,在失恋的人面前秀恩爱,如此高调炫耀,让我

这些人情何以堪?也可能是因为看到别人风光,心里泛酸的心理,总之我选择了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。

自从选择了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,再浏览朋友圈,心情好了,笑容多了。

谁知,那天我遇到小萌,寒暄起来。我说她身上穿的风衣很漂亮,她喜滋滋地说:“我昨天刚在朋友圈发过的,你没看吗?”我顿感惭愧,赶紧说:“我很少看朋友圈的。”她却很认真地说:“你昨天明明也发了朋友圈,我还给你点赞了呢!”我更加无地自容,可能脸色显出异常了,小萌紧盯着我说:“你是不是不看我的朋友圈了?”我嘴上说着“没有没有”,赶忙找借口跟她拜拜了。我明显感觉到,小萌对我很不满。

后来我跟一个同事说起此事。她说:“你呀,何必呢,别人发的朋友圈不点赞、不评论倒也罢了,还屏蔽人家的。这就好比是,咱们单位的小汪那天炫钻戒,大家都夸好,你却根本无视,她该做何感想?”同事这样一说,我心里一惊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朋友圈也是江湖,弄不好是要得罪人的。

不久后,我竟然发现妹妹“不看我的朋友圈”,这丫头说:“你总发那些文学的,我又不爱看,有啥看头!”这事弄得我心里很不舒服。“不看他的朋友圈”“不让他看朋友圈”,让人际关系变得很微妙。

前几天,有个朋友说:“我的微信好友不少,但我只选择了看几个人的朋友圈。”我惊奇地问:“你不怕得罪人吗?”他哈哈一笑说:“每个人都是一道风景,而我只是个路过者,看哪儿的风景别人无权干涉,只有我说了算!”

## 读书不放一字过

易祥茸

人退休了,但是,读书的方法没退休。不管拿到一本什么书,读的时候,总还像以前站讲台时备课一样,抠字句,查资料,力图找到自己认为正确的解释。

最近我在读《水浒传》,第一回就是“张天师祈禳瘟疫,洪太尉误走妖魔”。里面写洪太尉来到江西龙虎山“伏魔之殿”时,不听真人劝告,硬要炸开“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之殿”,进到里面,感觉是“黑烟霭扑人寒,冷气阴阴浸体颤……”小说虽是虚构,但还是有现实作为蓝本的。

一天,我们驾车来到道教圣地龙虎山,看到的果然如同书中所说:“根盘地角,顶接天心。远观磨断乱云痕,近看平吞明月魂。千峰竞秀,万壑争流。瀑布斜飞,藤萝倒挂。”入得山来顿觉如入仙境。在一个阴森幽暗之处确实有一座“伏魔之殿”,不过殿门是打开的——殿里果然“昏昏默默,杳杳冥冥”,正中有一块石碑,碑下有一个石龟,龟上也横七竖八胡乱贴着十来条盖有金印的封皮。我笑了起来,问旁边的道士:“石碑不是被洪教头放倒了么?”道士不吱声。还是导游在我耳边悄悄地说:“这些都是按照小说里写的建造的。”啊,也难怪,眼前的景象为什么跟小说里描写的那么高度吻合了。

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写得非常精彩,都选入中学课本了。其中武松在一间“三碗不过冈”的酒店里一次“共吃了十五碗酒”。我的天哪,按照现在大家使用的碗的容积,莫说是十五碗酒,就是十碗水,都会将肚皮撑破。我赶紧去查阅资料,原来,在古代,碗有菜碗、饭碗、茶碗、酒碗之分,

菜碗最大,酒碗最小——也就比酒杯大一点。原来如此!所以我也就不必为武松喝十五碗担心了。至于酒的浓度,人们也尽可放心。古代有高粱酒、大米酒、小米酒、糯米酒等,都是经过酒曲发酵后,用纱布过滤而成,所以,所有的酒都是浑浊的。一般来说,酒精度也只是比现在的啤酒强一点。从酿酒原料来看,高粱最好,估计景阳冈的“透瓶香”和后来琵琶亭的“玉壶春”、浔阳楼的“蓝桥风月”都是高粱酿造的。

我读《水浒传》时,常常旁边摆一本中国地图册,几乎对每一个好汉的行踪在地图上都要找一找。水浒里的好汉们活动的范围大体是北到山西,南到江西、浙江,西到陕西,东到大海这一大片地域。但如果按照现代的路网去衡量宋代人们的行踪远近,搞不好就会闹出笑话。林冲遭高太尉陷害,被开封府尹刺配沧州道,说是千里之远。其实,宋代的沧州在现在的河北东光,离现在的沧州市好几百里呢!况且,宋代的一里只有现在的400米左右。第36回是“揭阳岭宋江逢李俊”,这里的“揭阳”究竟在哪里呢?有人说就是当今的广东揭阳市,因为历史上广东揭阳曾归江西赣州管理过;有人说说是现在的江西石城县,那里有个“揭阳岭”。但是,《水浒传》原文说:“过得这条揭阳岭,便是浔阳江,到江州却是水路。”可见文中的“揭阳”离浔阳江不远,应该就在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。

《水浒传》中三次提到“武冈”这个地名,我总隐隐觉得与我的老家“武冈”有点关系。汤隆是延安府武冈镇一个铁匠,我仔细查阅了《古今

地名大辞典》,延安府根本就没有“武冈”一地,这倒让我有点疑惑了。原来,汤隆这个铁匠是作者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虚构出来的。有了虚构的人物,也就有虚构的地点。而宋代的武冈属荆湖南路下的“军”(相当于后来的“府”),在当时的南方是名声显赫的。因此,把一条好汉放到一个显赫的地方出场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直觉告诉我,《水浒传》作者的本意是要写“忠义斗争”的。你看,主要人物叫呼保义、卢俊义,聚会的地方叫“聚义厅”,聚会的好汉叫“义士”,全书120回的标题中,运用“认义”“义释”“义夺”“聚义”“结义”等词语的地方就不下10处,目的就是要把《水浒传》打造成“义士”的精神家园。但是,残酷的现实又不得不让作者心中的“忠义”大打折扣,他写下的几乎都是“官逼民反”——林冲、鲁智深、杨志被高太尉逼上梁山,晁盖等8人被蔡太师逼上梁山,武松被张都监逼上梁山,宋江被蔡九知府逼上梁山,卢俊义被梁中书逼上梁山,柴进被高廉逼上梁山,解珍解宝被毛太公逼上梁山……作者骨子里想的是“义”,但下笔时,重点却落在一个“逼”字上了,这叫“主题暗中转移”。

陆游说过“读书不放一字过”。我不敢说是受到他的影响,但读书时喜欢钻点“牛角尖”。不过也好,读一本《水浒传》,我便获得了许多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学乃至文化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,拓宽了视野,可谓一举多得。金圣叹把《水浒传》列为“六才子书”之一,拓宽来读它,会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才子气息。



雪峰桥 雷洪波 摄

## 思想者营地

## 辞达则止,不贵多言

王丕立

小的时候,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教诲就是“言多必失”。所以,在比较正式场合,我一直都不太敢发声,唯恐言多得罪。直到大学阶段,我接触了一些书籍,一句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”在我心里激起了浪花,让我重新对语言进行了彻底地审视。

语言不需要如何奢华,更不需要矫揉造作。如《诗经》的语言,适宜地写景状物、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,所以会流传至今。

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刷存在感,开始了对语言的频繁使用。语言是情意的载体,让人文栖息。作为老师,我迷上了语言,对旁人常常滔滔不绝,喋喋不休。

后来,我看到一些老师,上课时给学生传授知识,每一个知识点,嚼烂了讲,掰碎了讲,炒剩饭一样反复地讲,想把那些知识像腌菜一样压进学生的大脑里。结果,学生弄晕了,反胃了,反复地用语言硬塞的知识和

道理在一些学生那儿水土不服,收效不明显,甚至还引发逆反。随着教育经验不断积累,我渐渐明白,课堂上应该尽量少讲无关紧要的话语,以免削弱学生对关键词的获取。可以适当停顿,可以留点沉默,让学生有一个理解消化的时间。

生活中,各种碎碎念让我们的耳朵起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茧子,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无数遍的问题,一些学生没听到;父母在子女耳旁聒噪了多少次的叮嘱,有些孩子根本没听进去。

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,信息来源广且纷繁芜杂,多少人还有时间和耐心听别人长篇累牍的说教呢?朱熹有句话说得很到位,“辞达则止,不贵多言”。说话说到点子上就有效果,不需多言。